芝園外集

說林三

政治林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國何如而治乎對曰臣之里有須無氏者故大豪也畜產甲于荆襄雖昭屈景之族莫加焉其父死左右謂其子之不聰也欲竊家政而為奸利紿之曰主人之家信美矣然臣竊有憂焉灌木之大也衆鳥積糞而敗之堤之厚也蟻穴得而潰焉何者患常自外至也今之食客談士皆衆鳥與蟻也一入其謁卽攙搆交作潰而

敗之者至矣盡畜猘犬以扞之門置犬焉十百為群即食客談士欲售其陰謀無由得至於吾前則主人之家安於磐石矣主人聽焉左右乃盡專家政而盜其貲父縱其徒虐于里中之人親黨有欲進忠言者里中之人欲訴冤者足將及門猘犬即齧而逐之卒不得通已而家日廢落里人謂其主縱徒以為厲也掠而殺之今之諸侯皆須無氏之子也非有觸邪之獸指佞之草而所畜者皆扞門之猘犬也以是求治其可得乎君如欲治楚國也則亦無為須無氏而已矣

今狄嬰為蜀都太守患民之弗率也懸之厲禁峻其刑誅捕吏曰攫于鄉民阽足側目踐圜棘者相屬也而姦愈不治謗書盈于市門剽竊徧于四境嬰謂法之弗棘也乃益務猜苛求虎吏以為爪牙玄瀆先生踵門而告曰夫水之深也魚鱉生焉若激而躍之則鱗介之族無弗駭矣山之茂也鳥獸歸焉若翦其榴翳張之罝箄則羽毛之族無弗駭矣惡其弗靜也而施毒設阱日求而不已也彼有引類而去耳寧能坐而就死乎不惟是也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將鼋鼉虎狼皆為患矣夫民之智力

非特魚鱉禽獸也而善政善教則其山與澤也故示之以好惡而民不爭導之以禮坊而民不越其猶未也則隨其情而輕重法之其孰有不率者乎孰與絞絞棘棘如捕貍君鼠之為哉且子不聞晉國之故乎晉君患國之多盗也使郄雍司盗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千百無遺一焉盗遂患雍而殺之盗卒不止繼用趙文子之言使隨會知政而群盗奔秦豈非用法之烱鑒哉嬰曰嬰不佞不能和其民人以為先生憂敬聞命矣請得而敗圖焉

閭東丈人問於壺丘先生曰今之牧其諸異乎皆

之牧與何昔之民安而今不安也先生曰非有他也牧牛者以牛牧牛牛乃得肥焉牧羊者以羊牧羊羊乃得澤焉夫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順其欲惡恤其害灾課其樹藝均其賦歛節其力役省其追呼修其禮教平其訟争一不幸有水旱之變則捐倉廩以賑之此所謂以民牧民者也昔之人行之矣灾未黔也而萌倖進之圖席方煖也而肆苞苴之欲廣結納以求援巧逢迎以媚上把陰事以漁貨舞文法以掠譽不利於身雖誘之龔魯不為也苟有利焉蒼鷹乳虎猶将甘之此所謂拂

民從欲者也令之人行之矣民安不安此其繇也昔齊有閭丘先生者見於宣王賜之田不租不拜賜之無徭役不拜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此以民牧民之說也於乎司牧者其敬念之哉

漢武帝窮奢極慾賦役繁興民不堪命汲黯諫曰臣聞先王之為政也上順天時中因地利下遂民心是以國祚得長焉反是必危是故有一熟之田有再熟之田一熟之田而再種之必不可得收矣再熟之田而三種之亦不可得收矣何者地力已竭也有一年之樹有十年之樹有百年之樹一年之樹五穀是也十年之樹果實是也百年之樹材木是也若期材木於十年必不可得材矣期果實於一年必不可得實矣何者時未至也今神仙封禪土木甲兵之役無日無之自公卿以至庶民無

弗征也自舟車以至閭架屠酤無弗稅也是竭地力而課之易歲月而取之其能濟乎臣之里有東園氏者好養猴猴日衆而無以為食也盡搜山林之橡栗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為去猴之得計也又有西封氏者好養鶴鶴日衆而無以為食也盡徵川澤之蟲魚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為去鶴之得計也人以為忠言今陛下之宮庭以至於國都號名而穴食者奚啻千萬其為鶴與猴也抑矣奈何不亟去之乎

天寶中汝鄧之間多盜都監進有司而詰之曰是

服之土中也風雨於是乎交焉文物於是乎會焉王畿渙號先是焉宣是四方所視以爲治亂者也若之何其多盜也在昔叔季之世威靈不振官失其御而民有囘心盜由是逞今太平全盛之時天子公卿方日修禮樂之事追跡三代之隆而萑蒲之徒横行於都市持挺刃而奪之貨遠近聞者莫不駭慄其謂之何且卿非王之命吏乎弭盜安民非異人任而泄泄若是司寇之法而行將何所逃傫矣有司對曰儆公言亦知無所逃罪然此亦有説焉昔康子患盜仲尼教以不欲子産爲政鄭

國之偷屏跡何者清其本也是故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臺榭連雲閣娥燿日雖周公不能止下之淫何者失其坊也是故惟禮可以已亂先王之制也井邑丘甸有常制焉歲則三壤有常賦焉而又為之冕弁衣服之制宫室輿馬之數妃匹嬪御之等燕享賓祭之規皆所以坊之也上不剝下下不僭上百官四民各安其分而足其欲若是盜安從生今天下之俗侈矣雕文刻鏤患其不工也錦繡纂組患其不靡也爭相炫燿以為高而官以賄遷罪以貨免黍阿之柄久假而不

歸四方文武大小之吏莫不輦輸金帛而納之權貴之門充牣已踰左藏矣此非神運鬼輸也蓋皆剝民之脂膏以盈其苞苴耳男子疾耕不足於食女子力作不足於衣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欲其無盜其將能乎

楚莊王使司馬子期爲令尹朞年而不治王讓之曰昔我先王之啓土也介在蠻夷類若敖蚡冐世世剪劓以有今日寡人不敢康齊晉不道恃其強力而蔑棄寡人數尋干戈於境東諸侯亦莫不包藏禍心伺隙而加諸我寡人不敢不力謂子大夫

社稷之衛也而煩以股肱寡人實藉庇焉今朞年而不治是謂寡人不足與共政也寡人願聞過矣子期頓首曰臣誠死罪臣誠死罪然王自視與周之成康何如也曰不如又自視與堯何如也曰愈不幾矣子期曰成康周之令主也保釐東郊既命之畢公又命之君陳命之康叔以賢繼賢責効於數十年之閒寧以旦夕課功哉堯大聖也洪水滔天下民胥為魚鱉其患不已亟乎而其使鯀治水也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從而殛之堯非以昏塾之患為可徐徐而拯之也亦非知鯀之必無成功而

姑試之也以為責之貴專而任之貴久其道固如是耳今王之賢聖非若堯舜成康也臣雖無鯀之惡亦必不能勝畢公君陳也王柰何責之亟乎臣誠不足以供使令請從此辭矣王曰寡人誤矣自今四封之內宮門之外惟子大夫之命寡人不敢干越三年楚國大治諸侯之兵不敢復窺其境

漢宣帝以龔遂為渤海太守遂見上言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守劇郡竊懼不勝負荷以為君憂臣敢不竭狗馬之力以報然頗有請也國之置守以為民乎抑為上官乎帝曰亦為民耳曰然則上官

所賢而民以為不賢民之所賢而上官以為不賢將何從而可帝曰何謂也曰有守一人焉其趨謁極恭其薦饋極腆其逢迎極客纓緌之徒交口贊譽以為神明苟可以希意旨而取聲稱則鍜鍊無罪而納之圜棘血流都市胔靡比肩而立而一不以為意方且咋人膚髓而飽其胃腸是冠瓜牙而使之牧也此上官之所賢而百姓不以為賢者也有守一人焉其好惡必端其取舍必審其刑罰必慎其役斂必均極究察瘝慯若朝夕化理所繫單勤而效之底于義也雖寧郅當道而否心不移一

不當於義則惕然中熱赧然顙汗不剝民以致饒不佞色以取容此百姓之所必賢而上官不以為賢者也然上官而賢之也則達之宰相而賢達之天子而賢其有不遷陟者鮮矣百姓而賢之也則都監未必得聞况於宰相之府乎又况天子之庭乎其有不擯斥者亦鮮矣諺曰魚競于餌鳥惕于羅夫榮祿者人之餌也而喪敗者亦人之羅也此人之所為趨避也不以餌誘不以羅怵臣之志也然臣恐陛下之不察也此臣之所為懼也帝曰朕知之矣卿第往行其所志而已矣朕所不信卿者

有如日逐乃至郡力行教化勸課農桑盜賊屏跡治平為天下第一

漢明帝厲精圖治自宰輔以下無不數易焉曹褒諫曰臣聞為治猶作室也家之作室也鳩材礱石摶埴埏陶聚良工而構之累歲得成焉加以塗塈飾以丹雘室煥然美矣一旦疑楹之蠹也而易之杙桷杗楶靡不動搖焉然楹實不蠹而易之者則甚蠹之木也未幾而又易之則衆楹皆動矣又未幾而易之膠合益疏湊薄不密棟其能獨固乎即有塗塈丹雘室不得全美矣今夫國家之用人也

大者其棟也其次則衆楹也其次則杙桷枅栔也小蟲之不忍而數易之庸將異乎且夫大木之材也植之巖壑滋之雨露震之以風霜積之以歲月多者數百年其次亦數十年而後成楹棟之用若輕廢置之則木之中材者不若是數數也後來者必不幾矣矧有愈乎臣又喻之家之有長也亦必信其子弟任其童僕以分幹百役若朝夕怒而更之胥將巧幻以文其不及而外人莫不有易心其何家之能為惟陛下審察之

唐韓休言於明皇曰馬之能百里也使之五百里

能至乎曰不能至也牛之能十鈞也加之三十鈞能勝乎曰不能勝也曰不能至也而策之使至不能勝也而鞭之使勝能有生乎曰不能生也然則令之使民不如牛馬矣常賦之外有横征焉正役之外有雜徭焉兵革繁興室家不保而猶日求而不已也若之何不胥而為盜也昔者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蒼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今牛馬使之而欲其我親我愛不可得也不我親不我愛而

欲其為我用為我死不可得也不我用不我死則削弱危亡之禍將立至矣而猶極情於豐豫之樂上下相欺以為太平此臣之所為大懼也

火之熯也終不如日之暴也水之沃也終不如雨之潤也覇功之利人也終不如王道之澤物也是故衣食既足則施予可無損也杠梁既成則乘輿可無濟也華夏既奠則安攘可無施也信義既行則盟會可無脩也

晋鄙之人謀於上谷之士曰吾與若皆乘塞而居者也若處其外而我處其內患則均焉今匈奴桀

驚邊郵繹騷長驅深入則百郡徵發之士曾不足以當蹂躪白骨山積膏塗野草蓄牧資盜粮而丁壯為奴虜即偷存喘息亦廪廪几上之肉耳盍與若捐墳墓棄親戚而遠竄於荊粵之間庶幾或者得全一日之命乎上谷之士曰姑待之今者官府憂民之急矣吾見朱旄之使持符檄而徼巡於亭障者踵相屬也患其有靖乎晉鄙之人曰不然子不聞吳人之說符乎吳有黃冠者自稱茅山道士賣符於吳市鄉之人有患蚊者入市而買燻蚊之藥道士見而招之曰以藥不如以符也持吾符歸

而設之壁間蚊即息矣孰與以藥燻之朦朦騰騰氤氳於房闥之中而臭不可解者乎鄉之人喜而聽命符行而蚊弗息謂道士之詸已也往得而執焉將毆之道士曰姑止吾與若往而察焉至則書符咒水而誦曰符是以不靈符是以不靈聲相屬也鄉之人恠而問焉應曰夫帷帳者禦蚊之具也此之不施而徒責之符其可得乎此其罪不在我矣今夫高城深塹而時修復之選將練兵備條奸積使險阻足恃而人懷敵愾賞罰素明臂指相使可以蹈湯火而不可以犯節制是禦虜之道也此

之不為而徒以空文號令也則雖檄使交於道亦何異於以符驅蚊者哉

唐肅宗詔禁綿曰今天下弊矣上下交騖於利日甚孽焉譬諸河決之不可復障也將何道以制之綿製曰要在禁奢而已矣雕文刻鏤非益於居室也而作室者必先焉錦繡纂組非益於衣服也而製衣者必先焉第寶珠貝之麗膳羞窮陸海之珍故昔之費一而今之費百矣昔之費十而今之費千萬矣若之何其無貪也曰然則何以止之曰昔者齊王好紫國人皆尚紫齊王患焉曰紫貴甚

矣國用將不堪將若之何晏子曰王惟無好[illegible]
則不禁而自賤矣王乃朝而去紫曰吾惡其臭也
國人遂不服紫是故後宮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
之費文帝之所以治漢也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季
文子之所以治魯也是故止貪莫如禁奢禁奢莫
如自君相始誠能不作無益害有益則奇技淫巧
不復至矣誠能不貴異物賤用物則遠近珍恠不
復至矣時乃陳之軌物立之表極以風示四方莫
不從風而靡又何貪之足患乎

楚芋豐尹於樊城問政於令尹孫叔敖孫叔敖曰

政在順民而已矣芊豐曰吾聞上制命為義下從
命為順而曰順民以為政乎孫叔敖曰子不聞梁
鴦之養虎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
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順之
則喜逆之則怒凡有血氣者之性也今夫民亦虎
也制之而已矣能保其無怒乎芊豐如教而往邑
則大治

梁武帝溺佛怠棄萬機邊將使使奏事謁者求賄
三月而不通遼左之戍請餉曰所須幾何曰三十

萬緡曰若是其多乎卒不許諸浮屠欲取貨也而給帝以祝釐曰非大齋供不可問其費曰須七百萬緡曰何少也勅右藏亟與之諸浮屠宮闕服食侈於帝居衣綺縠文繡而乘軒結駟者道相屬也侯景作難州郡告急帝不與兵曰佛在何能為乎景兵日逼流丹積白始遣使徵發遠近莫應曰佛可使也以三十萬緡餉戍而不許以七百萬緡祝釐而為之柰何舍其所養而用其所不養乎檄如羽馳兵卒不集景遂入據宮闕逼帝遷於臺城餓而死

石瀆子曰十羊九牧則牧者勞而羊必不可得肥也一錦衆製則製者勞而錦必不可得美也此言為政之患於擾也故一心可以御百體而百心不可以御一體其在人則然而況於政乎昔宓子賤之為單父也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教會君子之至單父而書也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恐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而單父之化大治今天下之從政者多矣豈無子賤之志者乎而在上者

不能為魯君之聽何也

蜀之西鄙邊戍光頭術俗林居而裸處不齒相蒸妃偶長幼無別也或獻議於執政曰是兵之不能威而法之不能禁者也盍教諸立之學校聚其子弟而誨以先生禮義之訓日濡而月染使耳目遷化而不知庶其有濟乎執政曰是何益哉先王之制五服也其遠者曰要服謂要而約之也又其遠者曰荒服謂荒而弗治也此非獨今時外之也先王亦外之矣非獨先王外之也雖天地亦外之矣荼不可以為蕣鴟不可以鳳鳴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乎今有取猨狙而馴之者斞水負薪蹈舞應節皆能之矣一旦衣以周公之服而肆諸俎豆之間彼必決齧挽裂盡去而後慊即捶笞弗能禁之矣戎也而教之以禮義是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也能無決裂而走乎故曰修其教不易其俗謂因其習而導之者也

公孫大夫問於玄澤先生曰今天下弊矣間又有甚者焉狐鼠之怙白晝肆行鬼蜮之奸遇物則螫此其小者也萑蒲聚黨剽掠通衢犬豕豺狼牖人之肝而飲其血此尚其小者也梟獍相夷而父子

之性滅矣牝牡瀆亂而夫婦之道苦矣終辟鬩墻
而兄弟之倫喪矣猜信爭噬而朋友之交薄矣有
司惡其然也笞鞭擊斷桎踵就斃而犯禁無已此
豈令之不嚴而刑之不亟乎抑民之無懼於死也
玄澤先生曰胡然哉古有言水行者表深使人無
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表其表也先王以禮
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
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
登也百仞之山任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
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童豎登而遊之陵遲故

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嘉亦惡樹其表乎舍之不圖而謂以刑罰而巳矣也則李斯且優於治秦而裴蘊不難於安隋矣又何先王禮坊之貴哉巴與江隣巴之令以嚴治亦治江之令以寬治亦治既其去也江民思而巴民則弗思也或曰吾見巴令之治巴也聽斷必精期會必信擿發纖苛靡有隱伏吏縮縮焉奉於法民繩繩焉束於程是精明之政也江令之治江津也獄有宿囚民有逋賦出則騶御不飭入則邊幅不修民以事造庭輒問桑麻稼穡與長幼疾苦諄諄撫而勞之爭訟與罷

惟民之欲是寬柔之政也劣於巴矣何一思而一不思也壺峯先生曰予知孔子之論御乎顏無父之御也其上也馬如知愛也顏淪之御也其次也馬如知敬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如知畏也故通於御馬之道則通於御民之道矣今天下之困極矣如其務鈎稽而急擽切如求濕者也民將不得舒伸又何頼而思乎

豺狼之賊物易知也而鬼蜮之賊物不易知也螟螣之害稼易知也而稂莠之害稼不易知也兵刃之殺人易知也而政事之殺人不易知也是故暴

如商鞅者殺人偷如安石者殺人急如束薪者殺人緩如弱水者殺人察如燭淵者殺人苛如聚蝟者殺人布令不信者殺人操法不審者殺人圖患不遠者殺人

東里恤積貲千萬性務纖嗇不治垣屋而死其子鄰之遽大治宮室令曰為我室者工無專長藝無專業苟成吾事必饋之厚直鄉之人烏合而趨之家之老諫曰不可夫工必有長而後程度得處焉藝必有專而後肯察得中焉今而反之室不可成也即成敗不旋踵矣不聽於是群工爭售其能日

閧如市而木石坼墁斲塈丹雘之藝無專執也惟其利而趨之比其合也或榱短而棁長或櫨曲而枅直或杙大而梁小斲方而入負東椽以爲柱龃龉而相戾者十而八九也隨時而遷就焉室倖而成設以坼墁澤之丹漆煥如也東里恤之子讓其老曰若誠耄乎抑諸廷我也聽若言幾廢吾事令如何矣乃盛張酒食召親賓而落之無何天大雷電以風屋瓦震激四壁飄揺如蒿棘也主人懼而出奔踣而傷其足須臾垣崩而棟圮居者壓焉乃大慟曰奈何不用家老之言而自斃若是乎石瀆

子曰為政與治室一也部制監監制藩臬藩臬制郡郡制州州縣此猶工之有長也六官之事不相侵也藩職賦臬職憲郡職綱州縣職目錢穀水利馬政刑名各有分職此猶藝之有專也如上下相侵彼此交紊而欲不為東里氏之室也其可得乎

唐明皇幸蜀與左右論致亂之由高力士前曰臣聞中山之人好養猫其一惟捕鼠而不捕鷄其一能捕鼠亦能捕鷄其一不捕鼠而捕鷄其一不能捕鼠亦不捕鷄則將奚畜焉曰亦畜其能捕鼠者耳又曰太原之人好畜狗其一惟吠盜而不吠客

其一惟吠客而不吠盜其一能吠盜亦能吠客其一不能吠盜亦不能吠客則將奚畜焉曰亦畜其能吠盜者耳曰然則陛下之用人與其於畜犬與猫矣韓休張九齡是能捕鼠與吠盜者也而擯棄不用李林甫楊國忠是捕鷄與吠客者也乃使秉國之鈞而倚以為心腹股肱欲天下之無亂惡可得乎帝曰然則遂亡乎曰陛下有存國之言二殆猶有賴焉方乘輿之出也留內藏以資寇曰恐其掠於民間也禁斷橋以濟衆曰恐其及於寇也顛沛之時而不忘仁民之念天若有靈其忍唐社之遽

屋乎

石潰子曰有有惠之惠有無惠之惠有用仁之仁有忘仁之仁有惠之惠與用仁之仁易知也無惠之惠與忘仁之仁難知也子產取人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禹稷周孔之謂乎夫民飢而食焉寒而衣焉居而相養焉出而相事焉不及而教焉弗率而令焉暴而刑焉亂而兵焉以爲是固然矣孰知禹稷周孔爲之耶故田疇龜拆人知桔槔之功而忘江河之爲潤也震風暴雨人

知椽木之庇而忘大厦之㮇橑也虐政賊民人知救時之功而忘聖人之郛郭也斯二子與四聖之謂乎

石瀆子曰至治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循吏者斯可矣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曰何如能行此三者乎曰財之於人也猶臓之於物也一汙而不可滌者也況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以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剥膚也我以之充槖也而民以之券田廬也我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鬻

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奕之決勝也必審於棊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於轡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誤也則蹶蹵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硃鼠之妖興矣一役歛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冤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愼愼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故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欲

寢也曰得無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無有跂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無緣以為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無有告於偕行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瘝憂之痒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

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
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石濆子曰人有言曰離
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
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
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
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
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田也因苗以為教此子賤
與巫馬期之說也

閫外集卷二終

諺林四

議論林

勾章之墟有三人焉生同里也少同學也長而有四方之志謀所以行之者閭無胥曰吾聞之上善若水吾其水乎内蘊其明外用其晦物則下之物則潤之鷗鳧過之而不喜蝘蜮游之而不驚行東而東行西而西行方而方行負而負周流而不滯履坎而若夷其斯以爲順乎黄平生曰吾其爲土乎涵之而甘泉出焉藝之而五穀蕃焉生則利焉

死則藏焉百物於是乎育寶藏於是乎興其樹也若故其取也若寄功多而不言傳施而不憐遜事而代之終也其斯以爲仁乎公孫瑕曰火其可乎噓之而竈灼焉鼓之而鑪擊焉人望之則避觸之則焦無相狎也順則比之附之逆則傾之覆之遇物則決無留情焉孰與類類汩汩長爲萬物下者乎或以問於南丘子曰茲三子者之言何如南丘子曰閭無胥守順者也可以保國黃平生成物者也可以相天下公孫瑕尚人者也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楚人行市而攫金市伯縶之以詣縣令縣令繇
鞭之召監史問曰白晝而攫於都市罪若何監史
對曰法當黥令曰若是其輕乎此不軌之徒也必
寘之死監史曰法不可以死也今楚國之盜多矣
豈惟夫哉關通左右刺探陰事而脇取其貨賂諸
御犬遇物則嚙之此壓市之盜也操持長短變幻
簿書陰竊公帑而漁獵民貲可入而不可出此官
府之盜也網利以媚人樹黨以釣譽貨若川流而
毒如蝟積民怨而不卹干國之紀而上莫之問此
百官之盜也讒諛比肩佞幸爲市喜則加諸膝怒

則墜諸淵賄之入也蜚廉爲亘爽交之疎也隨夷爲蹠蹻賞罰無章而綱紀日斁如蟾蜍之蝕月而螟螣之敗苗此王廷之盜也是之弗問而規規於攫金之夫真猶舍豺狼而捕狐狸養梟獍而驅蚊蚋也豈三尺之平哉縣令不能奪乃黥攫金者而遣之

客謂張祿先生曰君厠中之窶鬼也折脇摺齒膚體不能自完卷簀而飲溺不知其幾矣一說而幸秦王裂地封侯而佩相國之印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堂坐制諸侯而功極於天下何前詘而後伸若

此乎張禄先生曰若何見之晩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湛盧干將天下之利器也陸剸犀象水斮蛟鯨使之與管橐決背出眯其使必不能勝管橐也黃戎騄騠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金竈之閒其便必不能勝貍鼬也神鵠大鵬一舉而千萬里使之與燕伏翼試之堂廡之下櫨栱之間其捷必不能勝燕伏翼也夫懷奇抱智之士非必產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自古及今先困厄而後隆顯者多矣豈獨一睢哉

唐黎眉先生問於陽周子曰昔成周之畺域較之

今不過十之二三耳然成周之世養千八百國之君胥以殷羨大夫世祿則王公比肩故齊之晏子惠及三族魯之季氏富擬周公民間泉布肆流而都鄙廩庾皆滿未聞其以急告也今輿圖介乎不毛編萌及於卉服廣大莫加焉而天下一統又非有千八百之君也然而帑藏空虚儲偫匱竭一有徵發匆輓不繼而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其故何也將天地之產有豐嗇乎抑人力勤惰為之也陽岡子曰不然子不聞西叢氏之養蜂乎蜂之族有二一曰黃蜂采百木之英擷衆卉之秀露肺而出

日暝而入終日營營以為蜜課其所食必有餘蓄焉一曰烏蜂但哆口食蜜而不能為蜜故西叢氏之先也廬置守焉視其生息而慎其出入戶之將墐也計課而別族必盡逐其烏蜂其伏者熏而出之無使遺育所留者皆黃蜂也皆終日營營以為蜜者也故族日繁而課日息遂雄貲於一國今其子孫否矣廬不置守戶不別族生息不視出入不慎知烏蜂之耗蜜而不去也始也十之一二繼以五六今則八九矣雖黃蜂日日而營之夜夜而息之其餘有幾若是欲其不貧不可得也昔先王之

世也井有常田宅有恒桑不畊則不食不織則不
衣而又節其用度愆其侵侔是西叢氏之先蠶養
黃蜂者也今者不畊而食不織而衣庶人帝飾倡
優后服靡然成風矣而巨奸之漁獵墨吏之誅求
者比比而是其爲烏蜂也可勝逐乎若之何欲其
無貧也明皇聞之乃下節儉之令汰冗食之員
石瀆子曰瓠所以濟溺也然而以之載物則沉樂
所以攻疾也然而以之養生則死是故管仲晏子
之權謀用之於定霸足矣而終不可以圖王張湯
趙禹之文法用之於摘奸幾矣而終不可以厝理

石漬子曰物之貴賤在人而人之貴賤在已昔晏子之告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檃括和氏之璧井里之棄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價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湯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也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所以辟患也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此貴賤在已之說也

伊留與奚斯同子而一旦留富有千頃積粟萬鍾

文綺充棟金貝[illegible]楚蜀之貨日相屬也奚
斯斬剔為室席門而[illegible]之易衣而出併日而食與
其妻織屨以自活施施如也伊留見而憐之呼與
語曰自祖父以來與予隣者三世矣甘苦戚休寧
當異焉不肖賴天之靈幸有升斗之儲以糊其口
而子乃羸然不任心竊恩焉吾子不棄鄙人外而
困便內而宍歲惟所欲之矣倘以粗惡得供朝夕
之鈌則鄙人死而不憾乎奚斯再拜謝曰公子厚
甚然非小人之分也夫富者安於富亦足貧者安
於貧亦足小人之貧也性所安也故蓽門之棲有

餘休焉裋褐之服有餘溫焉脫粟之飯有餘飽焉何以子為哉昔晉楚不推餘於邾莒萌隸不丐羨於王公其分定也吾聞之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今顛與子各為鳧鶴而已矣何以子為哉

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蟺曾不為意利之所在皆為賁育矣今夫穢人之所甚惡也夢穢者得財而人之於賄也兢兢焉棺人之所甚忌也夢棺者得官而人之於官也兢兢焉皆拾蠶與握蟺之類也彼瀆

死而知蓄財之禍臨刑而思牽犬之樂何及哉
味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和之美者陽濮之
薑招搖之桂衣之美者吳之纖羅蜀之文錦色之
美者鄭之閭娵衛之曼姬珍玩之美者南粵之珠
貝交州之犀象士之美者仁義之鴻儒道德之王
佐故苟可以飽雖無異味無害於其口苟可以溫
雖無麗服無害於其體苟可以娛雖無艷色珍玩
無害於其目惟道德仁義之人不至則百蠹交作
四體不寧而國之危如累卵矣是故秦帝之阿房
不如堯之土階齊景之美服不如禹之惡衣齊桓

公以管仲則治而以易牙則亂唐明皇以姚崇宋璟則治而以李林甫楊國忠則亂

石樗先生隱於山室之寶衣藿不充破裘不續皸體灰面踞石而歌商樵者過之息肩而聽之曰若是其困乎夫人有手足以養體也吾朝而出樵日中而得飽焉日中而樵夕而得飽焉夫子之手足無恙也柰之何弗勤而坐以待斃乎石樗子烏甲而二嘆張目而應曰吁吾嘗聞楊朱之言矣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夫吞

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䟽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各有志也鄙人誠憊矣今雖從長者之教安能自䠞虎豹之穴從事於薪櫵之閒乎

童梧問致富之術於玄素先生先生斥之童梧逡巡而退造於石續子語之故石續子曰是先生所以命子也童梧矍然曰曷謂曰子以為方寸大乎六合大乎曰六合大矣子以為方寸遠乎千古遠乎曰千古遠矣子以為方寸而能明千古之事燭

六合之情否乎曰將能之矣曰然則子歸而學焉誦詩書順禮義師式百王而經紀萬類勿涉躐而踈勿夸誕而虛勿跂恣而躁勿束隘而苦存勿忘也為勿輟也其幾矣乎童梧歸而學焉三年而見於石濆子曰其可乎曰未也猶影響而眩瞀又歸學三年而來見曰其可乎曰未也猶支離而外膠又歸學三年而來見曰其可乎曰其幾矣統類一而言行齊矣守子之寶握子之樞而已矣不患其不富矣童梧歸而棲於窮巷茹粗席稿棟漏而奧濕貧日益甚里期以讓石濆子曰甚矣子之誑梧

也求富而貧益甚石濆子嘆曰汝真蒙之心哉子越之人有適外國者得千鎰之寶以歸而未得疾售也所歷國都行貸而食將謂之貧矣乎夫寶也者烹之不可食也裂之不可衣也然而人謂之富者何也豈不以大富之器誠在此也今童梧大富之器具矣而茹粗席稿遂以為貧乎里期慙而不能對

石濆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酒死酒貪盜死盜貪鬬死鬬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

貪賤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暱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僇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暱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為屨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去之已又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

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群睨嘻笑取草履而着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縶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為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為之也於乎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或曰不畊而食人謂之惰農矣父毋且不以為子令長且不以為民今夫士也者不畊而食而又兼十百人之食鮮衣華佩結駟而遨君子不議而聖王不誅焉者何也石濆子曰此有由也用力者食力用智者食知其道一也用力者効寡而用知者

効各其功異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貨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藝而不可以爲工師食其力而已矣夫士也者理陰陽明四時辛恭極定經制正方域章物采農不得不畊賈不得不賈工不得不工百姓戴之惟恐其不親也聖王用之惟恐其不信也治一邑者食一邑治一郡者食一郡治一國者食一國又何誅譏之有焉若矯行飾名以取禄位籠民之貨而淫縱其欲此之謂民蠹蠹物猶不可留也况蠹民而畜之國憲所必誅而不赦者也借曰逃諸其能免於天殍乎

王莽既篡位大封群臣王舜爲太師莽更革制度誅僇曰峻舜竊憂之乃問於黃門待詔曰莽其成乎曰成哉不踰十年身首分矣舜曰何謂也曰莽之爲人也侈口蹷頤大聲而嘶露眼赤精叉膺高視是所謂鴟目虎吻而豺狼之聲也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其終難矣舜曰謬矣方技之言也莽起外戚折節力行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其居位而輔政也見賢良則下之見鷙凶則擊之勤勞國家直道而行中外伏其介而貴戚高其誼故不費叱吒而晏然移劉氏之鼎此無他誠以其德足以[illegible]

入也何謂無終曰子不聞騶虞之與羊乎騶虞虎者也然而不食生蟲啗自死之物以其貌虎而非虎也羊而蒙虎之皮猶然虎矣然而見草則齕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莽亦羊也談說仁義謙恭禮賢以求其所欲耳欲之得也必將恣睢暴戾奮其威詐窮凶極惡滔天虐民亂延蠻貊而毒流諸夏詎復自顧其皮哉詐以取之也亦詐以失之將何以免莽曰是不有天命乎莽之興也黃支受瑞武功開王新都肇命宕渠成祥定命於梓潼而申福於十二應天之保佑深矣何後艱之虞乎

曰天居高而聽卑者也惟明德是保不在淫人矯
誣上天其名曰賊賊惡德也殃必歸之匹夫矯誣
猶不能以僥倖于萬一況矯誣天以有天下者乎
侍中李之事其可鑒也已古語云擇禍莫若輕今
莽之擇禍重莫甚焉爲莽受禍者豈惟甄氏父子
哉舜恐恐而退面無人色行不成步病悸寖劇而
死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
族也而人子敬並親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
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乃

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殆厚薄之驗與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言其狀東郭先生曰來吾將釋汝之愧乃更之西門氏而問焉西門氏具述之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異於吾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

非愚失也皆天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媿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石濆子曰西門氏之見鄙矣而北宮子以人言為重輕亦豈深於得道者與於乎世之貪天之功處非其據而以傲睨一世者多矣豈特一西門子哉

季氏之專魯不在昭公之逐而在於文子悉食之

曰田氏之篡齊不在簡公之弑而在於桓子厚施之時故曰兵莫憯於志干將爲下

石濆子曰苟可以禦寒暑不必其食之旨也苟可以禦凍不必其衣之華也今天下之勞極矣凶災荐臻道殣相望而邉鄙繹騷督逋徵戍之吏踵相接也遠近之民室無葢藏囊無見緡務土而應公家重貸以資俯仰財耗於鼠穴而産割於勢門者葢十而八九矣其甚者苴布之衣而脫粟之飯朝不謀夕夏不禦冬營營以延喘息又其甚者茨以生草樞以桑蓬戶不完裋褐不葺突㕓而不舉火

賁子以充租庸非跂足而播遷則枕席於溝壑耳有司非惟莫之恤也從而拘繫之又從而敲榨之剌其胸脅而飽其脂膋焉民其能以祈旦夕之命乎竊譬之海濱之人煮鹽炎暑赫曦火弗停熾也而得憩於赤日之下則以爲凉矣鹽之成也肩重負而趨數百里之外傾筐而歸也則以爲休矣夫赤日非所以爲憩也徒行非所以爲休也而海濱之人甘之困極故耳今縱不即爲廣廈之庇與含哺之嬉也盍亦爲赤日之憩與徒行之休乎哉

漢大將軍梁冀大宴客珠履駢臻歌鍾肆起有丐

皆無指而外逢髮灰面鶉衣穿孔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絶蟣蝨觥觫垂於肩頰左右曰若是其垢乎持杖擿而下之丐者揚言曰何擅乎天下有五垢而丐不與焉上犯天時下逆水土者欲無節居處無定窮極智巧而淫縱其耳目此一垢也妃耦無數帷薄不嚴敝笱以之興譏牆茨因而作刺此二垢也財猶臓也近則汙人奪彼以與此損下而益上箕斂之政日亟而暮夜之金弗辭自頂至踵瀆於臓而弗知此三垢也諛佞高張諂越倖進以脂韋爲腹心以蠱惑爲爪牙忠良屏跡於左右而入

幕者皆駔儈之徒此四垢也德行不脩紀綱不立上爲國厲下作民殃其生也千萬人指之而其沒也孝子慈孫莫能濯其穢此五垢也夫是五垢者天下之大惡也而人且猶然甘之令我身不工穿窬之計心不善狐鼠之奸擊筑之技未閑而鼓瑟之奸難合則是可而已矣蓬髮灰面絕踵之屨而穿孔之衣亦何污於王侯之門哉座客聞其言多色變而不樂

古之善與功者脩脛者使之蹈鑁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工役齊

矣古之善治民者士不得離於學農不得離於田工不得離於肆商不得離於市各安其業而民志定矣

治己者修小節用人者貴大略故崑山之玉不留塵垢丹穴之鳳不爭腐鼠貞士以之牛跡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當國者審之陳仲子立節而餓死接輿逃楚聘而易姓名申徒狄抱石而沉於河鮑焦棄疏而立槁此潔志行而忘功名者也顏啄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

焉相魏以寧其危而解其難景陽淳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屈小節以伸大略者也故守已欲嚴而用人欲廣忠恕之道也

物必自賤而後人賤之人必自卑而後人卑之有其實莫能掩也無其實亦莫能充也昔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之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而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也其友後

見之果醜於乎今之君子不自修其可貴而欲俟言諛色甚或賂以求售於人其不爲屠牛吐之所棄者幾希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禹而鮌殛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

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石瀆子曰吾觀於物而知孤巷子之言至言也蓋非特爲文侯言之也夫物之自立也無與爲斃也如其倚物以爲立也則物斃而從之矣是故父子兄弟猶不足恃也而況他人乎賢猶不足恃也而況於目前之勢乎

芝園外集卷之四終

說林五

人事林

楚州犂伯善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姑布子卿襄王召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為古之人無有也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州犂伯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龐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其人豈弟寬舒者壽其人靜嘿溫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達者貧其人曲鄙黠濫者賤其人蕩散弦暴者夭其

人險側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脩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褊皐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須麋傅說身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菑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

鄭莊公卒公子五爭日尋干戈忽儀亹突迭相仇也君子曰鄭之君臣不如蟻也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啗之一罪無疑與

與戮之并力作封以衛其國而已矣今兄弟之既親也而交動於欲爭樹權臣以為黨援互為魚肉而不已也其何蟻之能為乎

忠臣之事君也德歸於上而怨歸於已非不愛身也不敢先於君也奸臣之事君也怨歸於上而德歸於已非不知有君也不勝其私也齊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以繼之遂弒其君舍而篡齊宋鮑禮於國人而竭其粟以貸饑者嘉蔬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遂弒其君杵臼而慕宋弒逆之賊其智一也厥後田氏之以厚施代齊王莽之以謙恭慕漢其皆祖於此乎

楚昭王出亡屠羊說從既反國賞從亡者亦賞說也說辭曰君失國臣失屠羊君反國臣亦反屠羊即君之賜臣厚矣又何賞之遂不受而反乎屠羊之肆荀罃之俘于楚也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無其功而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夫屠與賈小人之智利

者也君子所不道也故秦將賈人子也而亡羽用敗繒屠者狗也而敗以其見利而啗也而楚鄭之人反之孰謂可以類盡人乎於乎世之貪天功以爲己力者往往而是視諸屠與賈也亦獨何哉

秦始皇修作阿房大興土木之役材盡九州利盡四海白骨載途百姓怨畔李斯之客謂斯曰君王之寵臣也今天下力詘百姓怨畔國岌岌矣何無諫乎斯應之曰嘻子不聞奕者乎鄴人有好奕者奕客至則盛供張美飲食以娛樂之去則厚饋以結之田畝不治貨殖日落西隣之奕客其尤親善

者也其僕謂之曰自子之衣食於主人凡三十年矣今田土不治貨財日落何弗言乎西隣之奕客曰甚矣若之愚也主人惟好奕故我得衣食焉勸令弗奕是自絶其衣食也今王以多欲荒政故寵禄及我而乃諫之是斯之智不如奕客也

梅墟里人濵江而居什九業漁也戴星而出施罛設罶鳴榔上下既得魚則以易酒米蕩槳謳歌而歸纍網罟於籬間舉罂相屬嬉嬉如也一日里之人有漁於海者巨艦若雲順風揚帆擊鐘鼓而至得魚以千石筭其金可數百焉江漁相與謀曰吾

日中所得胥而罄之靡有留儲彼其一舉所獲而遂當中人之產盍往從之則相與舍其業而業焉乃治什器載糗粮度三山出海門放乎東濵之洋洪濤蔽日白浪舂天四方上下不可省識江漁乃神沮色喪涕泣而號曰柰何至是乎已而風潮益厲舟駛若飛驚波怒沫蕩胥而觸檣江漁益悸怖欲死伏匿舟底喘不能屬也而海漁方且布網挈鉤取魚若掇之須臾風止舟停江漁甦而懟海漁曰我等非人若柰何以人命戱乎頃之不靖則相與葬於黿鼉之腹耳歸而戒其妻子曰即貧必無

改業矣已而海漁益致高貲而漁於海不已舟行遇颶其父死焉其子繼之其孫又繼之而江漁之族益蕃

吳門之人業醫其一人精岐黃之旨究和扁之術四方之謁者誠則應之不誠則不應其視病也可則藥之不可則去之計其功而受饋焉治者十而八九其一人不精岐黃之旨不究和扁之術習古方書與藥石之宜求則應之至則治之有所饋則受之治者十而四五其一人不通醫旨不習方書口傳市醫之緒餘以治病設肆而招之求病而治

之饋之濫惡不辭即詬詈嫚海弗怒也其治者十不一二然什而治一者覆滿其戶十而治五者有所至有所不至什而治九者戶如空谷足音鮮至焉於乎世之以畢瑣取士以苟合使人而不虞其僨事者多矣豈直一醫哉

越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則攫之無何坐法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從而賈積貶航海舟破於旗門之洋騎敗檣以及於浮苴僅以身免乃扣卜於靈丘先生曰若儒與吏與賈我則重有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

者乎靈丘先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也從而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

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令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儒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

桐溪公子學釣於碣洋老人凡三年而辭歸碣洋老人曰子其盡釣之道乎夫釣不以手遇而以目遇不以目遇而以神遇者也若沉若浮若來若去若存若亡若取若棄魚之遊也其臻臻乎而喁喁

乎而潑潑乎有所至有所不至有所疑有所不疑
疑吾之精平吾之氣而委隨以需之釣以魚而不
以我者也然吾更有以語子欲其多獲也置寡焉
欲其大獲也置小焉無所不獲者則無所獲而已
矣桐溪公子如吉而往無不得意焉一日得鯉魚
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烹之其夕鯉見夢
曰子自以為得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為非得釣之
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
以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
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

知之孫吳以兵革釣蘇張以口舌釣申韓以刑名釣陳平以陰謀釣莽操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者也今我與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欲磔其肩脅碎其尻腦齰脂骨而飽焉殘忍日甚而衍慾孳滋豐天其終釋誅乎桐溪公子寤而大懼出鯉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

文中子與薛攸將之長安以策干隋君道逢太白老人而沮之曰彼隋君者猜忌之主也廢棄學校不事詩書惟刻薄滛田是崇是使而在位者又皆

以徂詐之術擯賢而徼寵乎乃欲以仁義說之乎夫鼓瑟齊門惟其不售而已矣以踈遠而犯闇朝之逆鱗竊為子危之文中子不聽遂西行至國都以通謁者隋君御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十二策帝下之公卿公卿議曰此以耳食者也安俲用之今天下太平如是又何用言太平耶且此非河汾之王通乎是言辯行僻掩耳目而塗之者也我國家如金甌終不令草野庸生以鉛鐵間之矣帝果疑其言而不用薛收私於楊素曰通非亂治者也學聖人之道而欲成唐虞三代之治者也此

十二策者規之熟矣子何不勸上納之乎且子不
聞漢武帝之事乎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帝以付外
庫又獻猛獸其狀羸細禿悴似不足貴也問使者
何以此為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獸者狀不必大故
神麟為巨象之王鸞鳳為大鵬之宗而蝍且能制
螣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
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
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是以捜奇蘊而貢
靈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
以度飛沙于今已十三年矣靈香起夭殘之死疾

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而助政化之昇平也豈意陛下亙不知珍乎是臣國占風之謀矣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後元元年長安病疫亡者太半帝試取月支香燒之死者皆活芳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日忽又失之帝悔不禮於使者明年帝疾遂崩於五柞宮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今河汾夫子草莽之布衣耳非有赫赫之位也非有七貴之資緣也而正足以格邪道足以拯世是

月氏之神歟靈香也今徒以微賤而輕之擯其言不用即國家有四境之變蕭墻之憂公等庸足賴乎帝必悔之

蜀人好鬼有易巫者學治鬼之術習諸家符命書為雷將印為五雷令牌以丹青圖畫諸鬼物出入自随也病者扣之則設壇斬牲徧張諸圖像鳴角振鈴書符咒水畢致鬼物巳乃跳擲呼號譴而驅之病者幸愈則曰非我當為潰齒矣而厚索之賄其不愈則曰雷將降罰謂禱之不誠耳里中人終不明其妄也一日隣之婦病蠱其夫走而致巫巫

以其術治之弗效憚於取貨也而欲神其術乃僞書病者庚帖𮗆以鐵符竊入南郭之廟啓神爐而瘞之召隣之人而佯謂曰婦病不愈是有恠焉盍卜諸卜而佯驚曰郭南眞武之廟有物焉可得也病其痳乎隣之人往而得物不知其廷也神而厚饋之有惡少年旁睨其狀曰此枉死者誑惑人若此乎巫遠有所適度當夜歸惡少乃與其儕逆諸風洞之途囊砂石而隨之漏下二鼓巫半醉倡羊而至惡少乃爲鬼鳴出砂石投之巫鳴角誦咒咒愈急投之砂石益甚趨而走亦趨而隨之徐則亦

徐巫北向扣齒曰此何神豈有徇覓乎頭少寬也我將禱焉惡少笑而逼之至一村落扣門而求救人以為盜也嗾其狗齧之而走蹶而失其角乃復振鈴已而鈴亦隊聞蟲鳴葉落皆以為祟也大叫號呼不成行而返其妻迎諸門泣而告之曰我逐鬼多此豈其報乎遂據床而臥不復能語言翌日惡少往省之曰端公在乎妻曰昔者之夜行術而歸為鬼物所中今且殆矣曰何不禳之曰病甚不能為也惡少罵曰枉死老娼鬼在前也而不能識又不能禳也乃日侚于鄉而竊其飲食貲貨能無

及乎巫遂不食而死
石讀子曰善持貴者以謙善持富者以廉何以明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焉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

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著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禄有以哉

南州侬與西里偃同學於令狐先生學成而辭歸令狐先生送之曰勉之乎仕不敗名隱不蹠詭名成其志而已矣已而二子同舉明經各典鄉縣西里偃矯亢不阿事上官數有諍議郡吏至縣故事必賓之而偃乃胥史視一日以事詰郡郡吏群詬之曰某賦未輸某獄未上某案牒未報鷙而欲驕乎折辱之不能堪偃仰天嘆曰嗟哉尚可以仕乎遂投劾而歸率妻子畊於野面目黎黑手足胼胝

藿食而屩衣甕牖茨室夷如也而南州仇善事上官取聲譽巳而為郡又巳而為監朱衣象簡鳴騶結駟而還其鄉過西里偃而唁之曰嘻子何絕俗之峻而謀生之艱乎夫百工技藝以能食於人者也卿士大夫以功食於上者也茲賢聖之所不廢也而子奈何欲逃之牒頓推轂於政府予其仕乎西里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畊草茹木鶉居鷇食而無外羨者偃之所能也忍尤攘垢俛首折腰以苟上祿者偃之所不能也子于列子有言夔一足而足蚿無足亦足蚿百足亦足蛇不能為蚿蚿不能

為變何則其得於天者定也今我與子亦各適其適而已矣從子之言是變而欲為炫者也將能之乎子行矣偃嘗聞之蝜蝂之營舉其上也惟恐其不重也既而力不能勝則併其身而踣矣今子嗜利而無厭好進而不已能無蝜蝂矣乎昔濯子夫以富侈被族主父偃以鼎食就誅可為寒心吾子幸留鑒焉南州佻不能用其後果以賄敗會赦而歸終不敢過西里偃之門

楚澤多魚澤濱之人業漁公取十一以為課自為之禁獺不祭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

魚日以息無盡藏焉忽歲饑民無所得食乃數罟以漁并纖細而掇之長老戒曰不可夫魚費薄而利厚者也儲之不洩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鵜鶘鸛獺之患收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為致富也今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於是乎資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殲之無乃不可乎夫播種於地蒔木於山非輕捐之也為其長而利之也柰之何反之鼠負糧而歸於穴鸛捕魚而養於巢蓄有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為矣吾願若之為鸛鼠之畜也不聽明年魚絕而不育民無所

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挈妻子而逃餓而死者什九

晉陽之人商於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為利也先至十之次者五之次者倍之于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捷十之三遂引而南適黃河之氷觧信宿而不得渡泣而返諸故途于詭氏給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於武安之間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二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為兵車而頖其貨於逆旅于矯氏恐二氏之先也畢餱而食戴星而行盜犄諸井陘之衢盡掠其所將

趺而傷其足于棘氏從子矯氏之後以其旦行追其宵行蓋馬之力而箠猶不停揮也馬佚斷鞅軭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于徐氏與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輿轐必堅輪轂必澤求馬之良者飽以芻秣相其嗁歷而調其緩急之宜日出亦出日入亦息獨先他乘而至售其貨且倍徙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為利者也今衆捷不捷衆馳不馳卒免患而多獲于巧乎有道耶于徐氏曰不然拙故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行者不趨人之所騖此吾十試而十效者也且子

得不聞乎工以速成而察農以助長而困士以躁進而危豈惟賈也然乎哉

石濆子曰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有家者禍家有國者禍國有天下者禍天下盖自古而然矣方其畜之也嫗煦之長育之寵之信之提之挈之以為是足以得其歡心而望其死報矣而不知其晝之所規與夜之所畫皆倍主而營私者也一旦乘機而遘隙則褁囊而去之耳又不然反戈而相向導外寇以發困亦庸有夙昔毫末之恩哉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鷄之伏鵲卵也以為巳子也卵豁而

鷄孜孜啄虫蟻而哺之猶然已子也比其毛也則鵠而已矣毛生而成戞然鳴於灌木之顛而翔於雲漢之表豈復知有鷄哉此猶無害也夔谷之樵翁林而得虎子抱之而歸憐其弱也啖之肉而長之一日樵出而忘與之肉虎乃咆哮躑躅破壁發扃食其妻子而跳樵歸而亡其室頓足而大慟昔者魏王之於張儀是伏卵之類也唐玄宗之於安祿山是養虎之類也於乎自古以来以是而禍家國天下者多矣豈惟二主哉

一鬉衆冠則冠者勝而鬉者不勝一冠衆鬉則鬉

者有勝而冠者不勝是以衆邪醜正衆枉醜直衆醜忠衆諂醜信衆貪醜廉衆昏醜察衆惰醜勤衆柔醜剛衆放醜約衆淫醜貞衆醉醜醒衆私醜公衆穢醜潔此非必其有宿怨也乃其情則然也昔南方之國有狂泉焉國人飲之則無弗狂也國主君懲之穿井而汲獨得無恙而一國之人皆狂反以國主君之不狂為狂也巷聚而謀相與執國主君而療其狂疾針砭灼藥莫不畢施主君不勝患苦乃匍匐至泉與而飲之遂與國人同其狂衆乃躍然大喜曰幸哉療主君之疾矣於乎寡之不勝

衆固也一國主君獨如國人何哉

石濱子曰人有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計也權勢之地其可畏已哉昔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是故崔浩惟不早避魏主之寵也而卒以忌赤族王景文惟不力辭貴戚之任也而卒以疑賜死齊之長恭以邙山之捷被戮宋之義康以豫章之行蒙禍此皆不厭而不去者也

蜀大饑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柳

之家有厚儲焉刼而食之其可黠者曰刼大惡也鄉黨恥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犯不義而斃也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僥倖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矜以守之厖捍其外而兵衛其中往也祇徼禍耳不可以得志曰然則餉以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縶而發其藏曲不在我矣即事敗也猶可以說于衆衆躍然而起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拳梏庭踞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常聞之近川若浸

近樹者蔭富家大室亦寔人之川與樹也急則借之蔭焉何名為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耕各食其食分土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不食其食而食人之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群聚以逞盜莫大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王之制也有以食之竊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甘心焉今不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為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揖遜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物之恒也民之窮也蒙犯忌諱以苟旦夕之命矜

之不勝而欲深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制為重衣食為輕廉恥為重死生為輕獨柰何不忍一旦之死而為百年不赦之惡是刑僇之民也必殺不赦民曰小人則既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有司矍然曰固所願聞民曰溢賦額以詭餘羨是盜也沒藏目以竊公貲是盜也濫聽受以私贖金是盜也枉訊刺以納苞苴是盜也餂供饋以饗脂骨是盜也傭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竈以樹強援是盜也持陰事以脅蠹愚是盜也假傳送以窮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以救死而彼之盜也

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饋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笞明王之法而行也將孰為先後乎有司乃面頳氣縮左右顧而語不成章杖盜而遣之

養生者未必得生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焉不敢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敢蔑天地之降衷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烖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石潰子曰上人者德之賊也禍必階焉天子用之則失天下夏桀商紂是也諸侯用之則失其國齊湣宋襄是也大夫用之則失其家齊之高國晉之智瑶是也士庶人用之則失其身萬章原涉之徒是也故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物之情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都人有樓人之妻者人亦樓其妻都人大怒持刀欲殺之樓者曰願一言而死可乎先王之制也各有妃偶陰陽不瀆以遠於禽獸也今子鳥獸其行而以人道責人不亦左乎都人慙不能止於是引

刀自剄也語有之曰盜憎主人人惡其上是皆不知自反者也

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峙相去可五六里行旅往来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雲四塞風濤洶洶舟子艤舟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榜揺欲寘之死藩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柰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其分以溺人而俾死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宋徽宗委政於蔡京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黠
伺主意為固位計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
其門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每造
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由是恣為奸利竊
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
斥逐朝士京之內子謂京曰神之處于祠也小鬼
挾其靈以雇人人怨神乎抑怨小鬼乎曰亦怨神
耳虎之居山也豺狼假其威以賊物人怒虎乎抑
怒豺狼乎曰亦怒虎耳曰人之怨神也束炬而焚
之神其可解以為無與乎曰不可人之怒虎也操

利刃而刺之虎其可解以為無與乎曰不可曰公如知此奈何以泰阿之柄而委之豎子也

或謂泉川子曰佛氏之教古聖賢闢之嚴矣何弗除也泉川子曰其在古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不除也其在今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除也或曰異於吾聞矣泉川子曰昔先王之世也賞罰明而勸懲著焉好惡恊而是非章焉褒貶定而美刺嚴焉是以人莫不勸於為善莫不恥於為惡相生以仁相長以義相接際以禮大道為公而聖人之教行焉彼佛氏者持其空虛之論以愚黔首而塗其耳

目斯不在所擯與後世則異是矣賞罰不明而勸懲怠矣好惡不恊而是非淆矣褒貶不定而美刺亂矣相紿以智相争以力各逞其無忌憚之心而聖人之教不行焉禁令莫之坊也幸有佛氏者號於衆曰其為善乎則瑶臺天府入焉而鈞天廣樂之樂享矣其為不善乎則酆都獄室入焉而剉燒舂磨之刑及矣是以人猶睥睨懾息矯其不善而勉於善是佛氏也者所以助聖教之所不及也無佛氏是無聖人也而柰何欲除之石瀆子聞之曰斯言也蓋憤世之言也而非所以為訓也

陽符以相人之術名於晉王敦招之十返而不至使使往扣焉曰主君之慕子也十返而不應何也曰夫相者以測微知来也主君之富貴極矣又何相焉曰雖然必効之曰主君之相非今人所有也求之古人則得矣曰孰謂曰求之富貴者則得矣曰其周公乎不許然則絳灌乎不許然則樊鄧乎不許曰主君之相隆前而削後者也其漢之董仲穎乎甘利如飴潰貨無厭捜牢發陵而攫其寶藏錦穀綺纘紈素珍玩積如丘山郿塢之藏自謂足以畢老矣一旦布乎之謡興於市李肅之戟交

卓尸都市燃臍三日而火不滅此隆前而削後者也今主君之富亦郿塢之藏也金銀布帛奇貨駢臻珊瑚珠貝之屬貿之勝算而猶溢入四方之貢獻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怨讟將無及乎凡子不見撲滿之爲器乎其以貯錢也可入而不可出滿則撲之裂而四擲矣今主君之於貨也知聚而不知散吾懼其爲撲滿也潘滔有言曰處仲蜂目也但豺聲未振噬人亦當爲人所噬何待于言決之哉使者返報敦乃使騎奴捕之陽符不宿而走卒莫能得

陜谷之丘土宜菽粟伏鼠巳繁家有鼠患田氏之僕謂其主曰鼠甚矣盍蓄猫以哺之乃使其僕入市得乳猫以歸鼠乃人立而掎之揲而殺之主乃譴其僕其僕曰是乳猫也市大者其可復使其僕入市得大猫以歸肥項方臚腹膨亨垂也其主喜曰是足以禦鼠矣而猫實不能捕鼠乃與鼠同卧起飲食而鼠日益甚主乃重譴僕其僕曰是不捕之猫也請更之主謂僕之重罔已也而怒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奈何歟三矣乃并其僕而逐之終身不蓄猫鼠孳益甚居則齧櫝行則嚙盤盂

晝見人而不避宵則搏床榻以爲戲廩庾碎襍衮盡穿孔柱礎垣墉之穴可翔而出也家人言者以百數終不聽曰吾固知猶之非所以靖鼠也夫猫之能捕鼠人知之矣而田氏之老獨以不捕之猫而斷其不能不亦愚乎若夫剛果正直之賢所以格佞而禁奸也或者乃非其人而用之而終於奸佞之邪戕也則曰是無益於人國而已矣則何以異於田氏之老哉不然昔晉用隨會而盜賊奔秦漢用汲黯而淮南寢謀斯又謂之何耶

王屋之山左麓有𩲡焉日攫人物而噬之網羅弓

矣弗能制也鄉民不勝患皆相與乞靈於道士道士勑鬼判以符召虎兕匍匐踏伏而數其罪曰汝食狐狸豺狼何也曰此皆竄荆棘利爪牙而饕餮於百物者也非善族也曰汝食牛羊狗豬何也曰是天地之委餘也夫人皆得食之而獨予禁乎曰食狐父之人何也曰是盜也曰食亭長何也曰是武斷鄉曲變幻黑白而以取貨者也使民鷄犬不得寧焉國若行誅其在所後乎曰食東門之騶何也曰是憑城社之靈恣梟獍之欲食人之肉而寢處其皮脇人婦而汙之惡貫盈矣曰食邑吏何也

曰舞文弄法出生入死毒如蛇虺而奸如鬼蜮夫人皆欲食其肉焉而况於予乎曰食都吏何也曰陰持短長以法為餌乾没公賦谿壑不厭主者以為能也恣其毒蠹而日盤于其庭是公門之巨寇也曰食牧何也曰牧不牧也假三尺之法而神腹劍之用張杜不能方其深刻甯郅不能肩其鷙悍私槖可充則鬻人之妻女勢門可媚則朘人之脂膏窮簷蔀屋陽死法而陰死政者不可勝算也辟諸熾爐與物入其中未有不燎者也奸猾又從而膏之孰能無燼乎上帝怒之久矣而假手於我焉

一旦得而磔之是足以爲罪哉道士曰雖然必言罪狀鬼判進而請曰虎有辭盡釋之道士曰衆怒不可解也鬼判曰如虎之言乃所以福民而非所以厲民也方今名豪大猾貪官墨吏竊兒肆黠而毒痡生靈者多矣令不能禁而虎能殄之是奸盜之防也又可殺乎彼鄉民之訴亦惴其形而未察其實者也盍姑釋之敕曰必殺不良而勿殺吾良聽則爲德不聽召而誅之未晚也道士曰諾以符戒虎虎乃俯伏蹲跽若稽首之狀踊躍而逝

或問於石瀆子曰夫子豈病乎何反直感類

紆氣若存若喪邑邑而不舒也石瀆子曰吾夙昔之夜闗然而就寢矣目睽而不瞑慮卻而復生展轉糾纏咎夫謀生之反也夫繇者𢷬鑊而負籠土塩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扣頭蜷跼而啼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矣夫巖穴之閒非直越下之休也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而人有不欲之者也今夫仕者勞神役智集木履冰水火戰於中而下戈逆於外其爲吾身之疚也豈直繇作之苦與疵瘕之病而

已哉乃瞿然持之而不思所以爲巖穴之休與脩夜之䘏也不亦惑甚矣乎

逆園外集卷之五終